

# 清代阳羨联姻家族 文学活动研究

邢蕊杰 / 著

---

Qingdai Yangxian  
Lianyin Jiazū  
Wenxue Huodong Yan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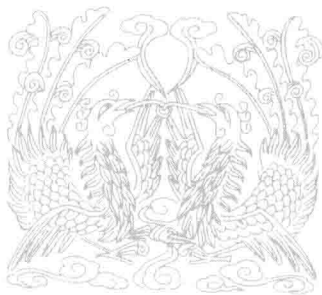


# 清代阳羨联姻家族 文学活动研究

邢蕊杰 / 著

---

Qingdai Yangxian  
Lianyin Jiazū  
Wenxue Huodong Yanjiu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阳羨联姻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邢蕊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161-6180-7

I. ①清… II. ①邢…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宜兴市—清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7602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刘娟  
责任印制 戴宽

---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7.5  
插页 2  
字数 279 千字  
定价 66.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浙江省教育厅人文科学一般项目（Y201018553）结题成果

# 序

家族文学研究已经“热”了十多年了，迄今为止这一跨学科的研究仍显示着方兴未艾的态势，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具有切合文学研究内在规律的必然因素。所谓“必然因素”，简单地说，人类正常生活都是群体性、社会性的，文学创作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家创作的土壤在社会历史之中，而文学作品归根结底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受社会关系影响和制约。

社会关系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盘点起来千头万绪，且因人而异。但有两种关系属于基础性的，每个人都必然身处其中，那就是地缘关系与亲缘关系。曾有文化人类学者提出“亲族或血缘关系乃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结构要素，而在国家社会则以地域关系为主要结构基础。”这种二分倾侧的观念，一度曾被接受和沿用，不过人们早已认识到这一理论的片面性，而将“地域关系”与“亲族或血缘关系”同样视为“国家社会”的“主要结构基础”。

我一直以为，研究家族文学或文学家族，是要以研究地缘关系与亲缘关系为起点的，这两者是这一课题所关涉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关系。分而言之：文学家族不是文学家在家族中的简单集聚，而是有着血缘脉络的文学群体结构，这种文学群体结构与地缘关系又紧密牵连；家族文学是家族所系的血缘关系的衍生物，同样受到家族所在的地域文化意识的深刻映射、影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觉得邢蕊杰的《清代阳羨联姻家族文学活动研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选题，一刀双刃正好切应了“地缘”与“血缘”两个关捩。

我最初对阳羨的关注是杜牧曾在《许七侍御弃官东归潇洒江南颇闻自适高秋企望题诗寄赠十韵》中云“尘意迷今古，云情识卷舒。他年雪中棹，阳羨访吾庐。”进而读《樊川集》有《李侍郎于阳羨里富有泉石，牧亦于阳羨粗有薄产，叙旧述怀，因献长句四韵》，可明杜牧与李褒都曾在阳羨营建别业，以作隐居休闲之用。由此切近唐代文献，方知自安史之乱后，多少唐代文人向往这一清淑之地，并建庐于其地，流连于其间。

邢蕊杰显然注意到了这一文化现象，对唐代以来“文人与阳羨”的关系做了系统的梳理，是相当有意思的。她进一步揭示的是，阳羨具有怎样的地理位置，这种地理环境在江南具有怎样的共同性和特殊性。与江南其他地方相同的应是水网密布，山光清嘉，故称“山川阳羨由来胜”；而异于吴中的是其偏于太湖西滨，处于江、浙、皖交界处，交通往还不甚便捷。正是这样的地理区位使阳羨具有一种远离繁华的沉静之美、深幽之美，中晚唐文人和北宋文人之所以心仪阳羨，盖因此也；靖康之变时，大批北方家族南奔于斯，且世代繁衍于斯而不迁，亦因此也。唐顺之在《与王尧衢书》中称：“春来卜居阳羨，此中山水绝清，无车马迎送之烦，出门则从二三子登临山水，归来闭门食饮寝梦，尚有余闲，复稍从事于问学”，是道出箇中奥妙的。阳羨这样的地域环境中产生的文学家、文学家族，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应该具有与他处不同的质地，即使与江南各郡相比，亦必自有其特色。这方面，邢蕊杰深入地域文化，对自然环境与清代阳羨家族文学的关系是值得称道的。

研究家族文学或文学家族，对家族的姻娅关系应予以特别的关注，其中的原因研究史学、社会学的学者多有论述，当代美国学者艾尔曼在《经学、政治和宗族》也指出：文化家族“其势力、声望不仅是基于宗族本身的凝聚力，士绅家庭还利用联姻策略来实现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目的，与其他大族联姻可以强化宗族的凝聚力。……宗族借助联姻形式强化自身的组织性，乃是士绅生活的一大特征。”其实这种宗族在姻娅关系中强化的“自身的组织性”，不仅有利于“社会和政治的目的”，同样也有利于文学、文化的目的。我在《清代江南文化家族姻娅网络与文学创造力生成》一文中谈过这样的观点：“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文学创造力是怎样育成、怎样发挥的？在诸多的因素中，家族姻娅网络的凸显程度非常引人注意。

这一网络不仅联结着为数众多的杰出作家，而且成为一种意味特殊的创作环境和创作群体，家族间基于一定的亲缘关系相互扶持，几代人在姻娅圈中自为集群，交相师友，激发写作热情，共享创造成果，形成了清代地域文学中极具特色的江南现象。”

以上观点如果要进行实证的话，那么阳羨文化家族可谓十分典型。在这里，若干文化家族具有强大的话语权，他们的话语自然包括了文学，而且涉及到诗、文、词、曲各个方面，形成了全面的覆盖。将这些具有强大话语权的家族之间关系梳理一下的话，几乎彼此之间都有着姻娅关系的牵连。这种牵连不是一对一的简单方式，而是错综循环的；不是一代两代的时间范围，而是累叶世代性的。这比“朱陈村”现象要有意思得多，文化现象也丰富得多。清代阳羨文化家族固然有门内的文学活动，更多的是家族之间的集群活动。正因为姻娅关联是如此的复杂广泛，所以家族文化的联唱是多声部的、复合性的，相当生动、精彩。邢蕊杰对清代阳羨家族联姻而形成的多维性、多层性的关系做了大量的文献考证工作，在此基础上对家族之间的姻娅关系图作了清晰描绘，由此构成了对清代阳羨文学的扎实的分析基础。我们对清代阳羨文学成就和特点的把握，正是在这幅斑斓的图绘中得到的，这也是这部著作给人印象深刻之处和成功所在。

邢蕊杰硕士生阶段就从我学习，接着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从太原来到苏州求学深造，我身边前后六七年时间。那时候我的学术兴趣基本上集中在家族文学方面，与学生上课课后谈论的学术话题大都是“家族”和“家族文学”。其实当时国内学术界家族文学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可以说许多有志于这一学术方向的学者都是一条陌生河流中的泅渡者，一种兴趣与热情、一份追求与努力是否能够取得成果，并没有把握。所幸清代江南有着天然的文学资源，任由你从哪个地区去发掘，总会有不少收获。我鼓励邢蕊杰到“阳羨”去探一探那里的家族文学的矿石，她是一个勤奋而踏实的勘探者，而骨子里的那份沉静的灵气与阳羨文化气质也很相应。几年下来甚有收获，毕业论文写得相当可观，答辩时得到专家组的一致肯定，我很为她高兴。

毕业之后，蕊杰来到人杰地灵的绍兴任教，一个山右人渐渐江南化了，这对于她继续从事江南文学家族研究很有助益。当时的博士毕业论文

她并没有急于出版，在一些专题上继续深入研究。当申请到不同层次的科研项目后，其研究更加专注了，陆续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反响不错。这本著作，是蕊杰研究阳羨家族文学的一个向度的成果。她没有追求“全面”，但因其抓住了家族文学中“姻娅关系”这个“大判断”性的问题，使单向度的讨论有了纵深感，对家族文学研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蕊杰的这部著作与当年博士毕业论文中相关部分比较面貌颇有不同，文献发掘丰富了，理论阐发也深入了，文字上也打磨得精细了。我向来既鼓励学生积极研究，但对急功近利是反对的。在大家都竞走式地进行科研时，“慢点走”，多读点文献，多思考一些问题，多斟酌打磨文字，就显得特别不容易，也特别可贵。诚然蕊杰这二十多万字的内容应该还有充实、提高的空间，但基本格局、气象颇让我感到欣慰。著作即将出版，蕊杰来信，请我写篇序言，此似不可辞之事，便聊书数语，充为引喙。

罗时进

2015年初春书于吴门



## 绪 论

家族是构成人类社会体系的组织形式之一。家，即家庭。郑玄曰：“有夫有妇，然后为家。”<sup>①</sup>族，许慎《说文解字》中释为：“矢锋也，束之族族也。”段玉裁注曰：“族族，聚貌。毛传云：五十矢为束。引申为凡族类之称。”<sup>②</sup>族的成立，以家庭为核心单位，是若干具有亲属关系的家庭的集合。家庭是人类繁衍、进行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结构形式，以夫妻关系为核心，包括夫妇与子女。因此，家族，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由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后裔及其配偶、子女等按照一定的规范世代聚居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

文化家族繁盛是中国古代社会引人注目的文学—文化现象之一。某一地域内，众多家族诗礼传家，人才辈出，形成家族文学或学术链，其所居之地由此成为文化活跃区。这一盛况在清代江南特别突出。江南，是整个清代学术最为发达、文学最为繁荣的地区，乾隆帝即认为“三吴两浙为人文所萃”。清代江南文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文化家族互结姻娅，家族文人交流不断，推进文学发展，阳羨联姻家族的文学活动尤为典型。清代阳羨文人大多出自崇文尚儒的文化家族，家族间互攀数代联姻，阳羨家族文人在姻娅圈中自为集群，激发写作热情，共享创作成果，成为引导清代阳羨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关于清代阳羨文学，尤其是阳羨词学的研究，学术界已经有一定积累

---

①（汉）郑玄注：《周礼》卷三，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867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②（清）段玉裁注、（汉）许慎：《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12页。

和成果，但是，在地域、家族视野中，探究阳羨联姻家族文学创造力生成、全面深入地考察阳羨家族性文人群体文学活动的研究，还非常缺乏，而本书正是希望在这一知识领域中有所开拓与创新。

本书所采用的“地域”、“家族”研究策略，是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然已有的研究往往为某地某家的单一线性研究模式，而本书的研究，则是以一时一地互有联姻的文学家族共同体为重，探究其独特风貌及其文学成就，是家族视角与群体视角的双向结合，历时性考察与共时性考察彼此交叉。同一时期阳羨联姻家族文学活动涉及诗、词、曲、文等多个领域，本书将视其为一个整体而加以综合观照，为求重点突出，在清代阳羨联姻家族文学活动系统研究中又以词文学活动研究为主干，以此构架全书。

目前，清代阳羨联姻家族文学活动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迄今为止，只有与之紧密关联的清初阳羨词派有幸得到重视与探讨。严迪昌先生的《阳羨词派研究》是关于这一论题的开山之作。这本专著以严密的逻辑、翔实的考证，介绍了阳羨派形成的时代背景、词风渊源、发展演变过程、词学理论建树、总体创作成就以及阳羨词人群的独特创作风格，考辨了阳羨派与浙西派产生的时序，理清了阳羨兴起盛衰的时间，以此来明确阳羨派对清词复兴演变与清词流派更替等的重要影响。严著的意义在于，不仅是为一个曾不为人所重视的词派立传，而且力求从地域角度审视流派的产生与发展，特别强调地域人文背景对文人成派的促和作用，如书中首章概述阳羨人文历史景观，是试图“从深层渊源的走向上，尤其是自明中叶以来的阳羨世族文人背景上”，揭示阳羨派“硬箭强弓”的词风是怎样激发于“破巢剩垒”中的。<sup>①</sup>这一立论视角，不仅值得地域文学流派研究吸取借鉴，对本课题的研究亦有不少启发。严先生对阳羨词派初步系统的探究，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此后，孙克强、陈水云等，以论文形式继续申发阐述阳羨派词学理论，各有创获，进一步补充或深化学界已有成果。此外，陆勇强、马大勇等学者的研究成

<sup>①</sup> 严迪昌：《阳羨词派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21页。

果，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如论文《陈维崧家世考述》<sup>①</sup>、专著《陈维崧年谱》<sup>②</sup>、《史承谦词新释辑评》<sup>③</sup>等。

然而，阳羨词派仅是清代阳羨文化家族以联姻关系为纽带聚合而成的文学力量的重要表征之一。本书的研究，在研究时序、作家范围上明显不同于此，对之既有所涵盖也有所拓展和补充。首先，本书的研究，是对有清一代阳羨联姻家族文学活动的系统观照，重在考察家族文人群体的创作活动，以充实和丰富清代阳羨文学史。其次，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地域性家族文人群体，而且是互为姻亲的家族文人群体，既要对已被关注的清代阳羨家族文人做进一步深入探讨，还将对家族网络中被忽略的作家作品进行论析，并为地域文学史书写提供一定经验。即使涉及已较为成熟深入的阳羨词派相关内容，本书也力求从家族文学活动的视角，给予动态观照，重点考察阳羨词人的唱和活动、词选编纂及其意义、阳羨家族词人创作与阳羨词风演变等问题，以对当前的阳羨派研究有所深化和拓展。由于文学研究存在多样阐释的可能性，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也具有多样性、多元化的特点，这些都决定了本书的研究即将开启一个有别于传统文学史所阐释的别具一格的文学空间。

当前的古代文学研究，不仅注重对文学发生、发展状况做历史性考察，而且越来越强调将考察面下移，寻绎文学活动的原生形态。这种研究趋势与导向，也促使我们更为深入地关注清代阳羨文学演进过程中，阳羨联姻家族共同体的文学兴趣是如何形成，其群体性文学活动是怎样进行的。因此，本书以清代文学发展“地方化”、“家门化”为学术背景，遵循“（地方）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的研究路径，力求系统探讨清代阳羨文化家族联姻与家族内家学传承、家族间文学互动、地域性文学流派与文学群体形成的内在关联性，具体而深入地阐释清代阳羨文学发展过程中，家族文学创造力是如何凝结、怎样发挥的。这个理论体系的建构，将拓展清代家族文学研究的空间，并为清代地域文学研究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

① 陆勇强：《陈维崧家世考述》，《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② 陆勇强：《陈维崧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马大勇：《史承谦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2007年版。

本书的研究，将清代阳羨文化家族共生的姻娅空间视为阳羨文人进行文学活动的重要背景，以吸收借鉴现有清代文学家家族研究成果、整理分析阳羨家族文献资料为基础，以文化考古的精神，对清代阳羨文化家族的共同特征及联姻关系的文学影响等进行理论阐释，并由此深入，具体阐论不同时代的阳羨联姻家族词文学活动的形式与成就，并以互有联姻的阳羨陈氏、储氏为个案，对其中联姻与家族文学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究。

本书的研究思路，分别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要历时性地纵向深入关注阳羨联姻家族的文学传统与家族文人互动，揭示清代阳羨文学的体裁特征与风格特征；二是要注意共时性的姻娅文人群体的文学活动，重点论析那些被传统文学史所忽略的阳羨家族文人，揭示清代阳羨文学发展的多样性。对家族内不同家族文人创作成就的考察，或采用综合视角给予整体观照，或采用对比视角，分析其相似性或差异性，考辨其风格的承继与传衍，以客观全面地呈现清代阳羨文学史的书写态势。

本书对清代阳羨联姻家族文学活动所做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系统探究，主要采用渐进式结构。首先，清代阳羨联姻家族总论，这一部分是本书的理论基础。分别从阳羨地域特征与文学传统入手，考察阳羨地域文化传统与家族生存发展的关系，阳羨文学传统与清代阳羨家族文人及其群体性文学活动的关系。清代阳羨互有联姻关系的家族，基本都具有文化家族性质，因此本书将借助大量方志、谱牒文献勾勒阳羨文化家族群像，揭示其联姻模式与观念，并就联姻对阳羨文化家族及阳羨家族文人群体的影响，文化家族联姻与文学群体生成进行理论阐释。

其次，对清代阳羨联姻家族词文学活动的研究，这一部分是本书的重点所在。整个清代，阳羨文化家族词人辈出，传世词集数量可观，阳羨因而被誉为“词人薮”。清代阳羨词人血脉相承的同时，还因家族联姻而具有千丝万缕的亲缘联系。因为，清代阳羨词的演进，始终以联姻家族为主动力量，以创作集群为表现形态。本书欲以阳羨地域词风的定型与嬗变为主线，分别对康熙时期和雍乾时期的阳羨词群的唱和活动、词体创作及其艺术风貌进行详细论述。顺治、康熙时期阳羨词群，以康熙二十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词人群以陈维崧为中心，形成了阳羨词派，学界已多有研究。本书的论述并不着意于探讨他们如何成派，而以考述他们的

词业活动为基础，重点研究康熙初年阳羨词人的唱和活动、词论见解、词选编纂，家族词人群同声而和的创作特征。康熙二十年以后，阳羨词派逐渐衰落。以联姻为基础的阳羨文化家族中没有再出现如陈维崧一样的具有卓越成就的中心词人，活跃于康熙二十年以后的阳羨词人主要有陈履端、董儒龙和徐瑶、路传经。他们之间偶有唱和，但未能再振阳羨雄风，其创作实践甚至出现偏离阳羨悲慨词风而近浙西的倾向。雍乾时期的阳羨词群，以史承谦为领军人物，储氏家族储国钧、储秘书，任氏家族任曾貽等与之多有唱和。这班才士对浙西词风多有不满，独推婉丽词风，他们的创作风格呈现游离于阳羨与浙西之外的状态，形成了清代阳羨地域词风的多样性。阳羨联姻关系网中连接着数家、数辈的家族词人，于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词集群，并非陈陈相因。他们的创作实践，随着时代风会的变化、词史演进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并投射于清代阳羨词发展演变的过程中。

最后，阳羨联姻家族文学活动个案研究，旨在从微观领域探讨联姻对家族文学活动的影响。本书择取了互有联姻的陈氏与储氏家族，一方面考察联姻对家族命运的现实影响所引发的家族文人的群体性文学互动的特征，如陈氏昆仲的家族唱和词；另一方面考察联姻对家族文人文学兴趣的影响以及家族文学的新变，如储氏虽以古文为家学传统，但受陈维崧专力攻词氛围之影响，也投身词文学创作，而不同时期的储氏词人对迦陵词风既有接受又有反思。

总而言之，本书在家族和地域的双重视野中，系统客观地展示以联姻家族为载体的清代阳羨文学的演变轨迹，展示清代阳羨文学兴盛和发展的状况，力求更为全面地理解清代地域文学的多样性。并以阳羨联姻家族文学活动为样本，把握清代地域文学发展的社会、人文背景，以及清代地域文学创作的原生态，并由此观照“文化部落”盛衰与文学发展、消长之辩证关系。

# 目 录

序 .....	罗时进 ( 1 )
绪论 .....	( 1 )
第一章 阳羨联姻家族形成的地理人文环境 .....	( 1 )
第一节 阳羨地域特征 .....	( 2 )
第二节 阳羨文学传统 .....	( 12 )
第二章 阳羨文化家族联姻的特征与意义 .....	( 30 )
第一节 清代方志、谱牒中的阳羨文化家族群像 .....	( 30 )
第二节 清代阳羨文化家族的联姻及其影响 .....	( 42 )
第三章 清代阳羨文化家族联姻与文学群体生成 .....	( 54 )
第一节 清初阳羨姻戚曲家群 .....	( 54 )
第二节 清代阳羨家族联姻网中的词人集群 .....	( 64 )
第四章 康熙年间阳羨联姻家族词文学活动 .....	( 72 )
第一节 康熙前期阳羨词群的唱和与词论 .....	( 72 )
第二节 康熙初年的阳羨词选 .....	( 87 )
第三节 康熙前期阳羨家族词人创作略论 .....	( 101 )
第四节 康熙中期阳羨词风之衍变 .....	( 129 )
第五章 雍乾之际阳羨联姻家族词文学活动 .....	( 141 )
第一节 雍乾之际阳羨词人的词论 .....	( 141 )

---

第二节	《小眠斋词》与《蝶庵词》的比较 .....	(148)
第三节	乾隆前期阳羨词人创作略论 .....	(159)
<b>第六章</b>	<b>阳羨陈氏家族的文学活动 .....</b>	<b>(172)</b>
第一节	清初政治态势对陈氏家族的影响 .....	(173)
第二节	陈氏家族的诗文成就 .....	(184)
第三节	游历南北与迦陵词风演变 .....	(202)
第四节	陈氏昆仲与清初词坛唱和 .....	(215)
<b>第七章</b>	<b>阳羨储氏家族的文学活动 .....</b>	<b>(225)</b>
第一节	科举对储氏家族的影响 .....	(225)
第二节	储氏词人对迦陵词风的接受与疏离 .....	(231)
第三节	储氏古文的创作特征 .....	(241)
<b>结语</b>	.....	<b>(257)</b>
<b>参考文献</b>	.....	<b>(260)</b>
<b>后记</b>	.....	<b>(266)</b>

# 第一章

## 阳羨联姻家族形成的地理人文环境

家族文学活动，离不开特定地理空间和人文历史，即所谓的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地理因素。自然地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限制着居于其中的人选择怎样的方式生存繁衍，以适应环境。家族生命力持续稳定，方有促成群体性文化行为产生的可能。而任何群体所进行的文化创造，又总是包含着他们和地域基础之间一种必然的联系。特定地理空间人文特性的形成，是人的群体性社会实践与环境的长期作用下逐步整合显示出来的，一方面它不断变异，随着人类活动的渐次丰富而不断有新的内容补充并沉积；另一方面，它又相对稳定，将沉寂下来的文化传统内化为一种精神气质；从而展示出区别于其他区域的独特品质。文化史是种族的、文化的和地理的三种因子之和。<sup>①</sup>丹纳所谓的“决定文明的三大因素为种族、环境与时代”<sup>②</sup>，强调的正是地理因素的影响力。

因此，地域对家族文学活动必然产生诸多影响。对自然地理特征及地域人文传统的探究，是家族文学活动研究的基本参照系之一。更进一步说，地域对家族的影响，不仅是山川、气候、物产等纯粹、稳定的自然地理因素，更为重要的则是人文传统的建构、传衍及其对人的作用。基于

---

<sup>①</sup> 潘光旦：《种族与文化机缘》，《潘光旦文集》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

<sup>②</sup> 参见[法]丹纳《艺术哲学》第二章“艺术品的产生”，丹纳提出“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此，本书对清代阳羨联姻家族文学活动的探讨，始于对其地域基础和人文背景的关注。

## 第一节 阳羨地域特征

人杰与地灵紧密关联，才俊辈出的文学家族，总是被视为一境灵秀之气陶冶滋养之结果，地域的自然地理特征与经济文化特征对家族文学发展既有限制又有推促。地域空间是影响家族发展的重要因素。家乡地域的山川地理、风土民情、文化氛围的熏陶，被认为是家族文人成长的重要的自然与人文因素，是造就家族文学品格的最基本条件。清代阳羨联姻家族文学活动生发于怎样的地域空间中呢？本节将从阳羨的空间特征、环境特征、民风特征三个方面详述之。

### 一 空间特征：偏于太湖西滨

阳羨位于江、浙、皖交界处，濒临太湖。太湖水系由西南部的水流发端，汇于荆溪，“东至阳羨入海”<sup>①</sup>，而阳羨最早的名字就是荆溪。荆溪本为当地东溪（东洑）、西溪（西洑）、南溪、北溪的统称，绵亘数百里，是古太湖水入海的宣泄口之一。春秋战国时，该地属楚国，“荆”乃楚地古国名，《左传·庄公十年》有载“荆败蔡于莘”，“荆溪”一名又有楚国属地的含义。秦始皇灭楚后，因“吴楚间谓荆为楚”，“秦以子楚，改为阳羨，其地本名小震居，在荆溪之本，故云阳羨”<sup>②</sup>。阳羨在秦汉时属会稽郡。晋永兴元年（304），惠帝为表彰阳羨人周玘举义兵平贼、保卫朝廷之功，遂分吴兴之西境及丹阳之东界为阳羨、临津、国山、义乡、永世、平陵六县为义兴郡，其中国山、临津、阳羨三县的县城，在原阳羨境内。此地从此又被称为义兴。隋开皇九年（589），隋文帝撤销义兴郡，把阳羨、义乡、国山、临津四县，合并为义兴县。唐武德三年（620），唐高祖

<sup>①</sup>（清）赵弘恩等监修，黄之隽等编纂：《江南通志》卷十七，（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5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sup>②</sup>（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张元济纂辑：《四部丛刊》三编第40册，上海书店1985年版。